

文：俞子儒（文榕传播中心供稿）

因爲愛的緣故

我们是两兄弟。弟弟的年龄与我相差7年。其实，我们的性格有点不同。我们的身分像是彼此对调——哥哥像弟弟，弟弟似哥哥。偶尔，旁人也会指指点点，家人有时不经意的也会露出一点这样的意思。其实，我是感动的，虽然有时候他们的话语有点尖锐，让我受伤。想来他们的出发点好的，都为我着想。

我和弟弟的年龄有差距，天资也不同。平时，我们似乎零交流，彼此徜徉着冷漠。因为生活忙碌，我们的关系有点紧绷。但空闲的时刻，我们的话匣子开始流窜。

回忆里，弟弟给的金玉良言颇多，也常教导提醒我需要往好的方面想，而做人的原则，他也给予不少的意见。譬如，需要为自己的生活未来打算，在金钱管理上需要节制，只买自己需要的，别买只是自己想要的。而我也慢慢学习分辨这两者，他也提醒我，自己在房间开的音乐声量尽量减低，不要影响别人。

他也说，需要为自己的前途打算。空闲时思考自己的未来，而付诸行动，努力达成。此外需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箴言〉25章11节说：“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恰当的时候说合宜的话，我曾经对家人说过不合宜甚至不应该的话，之后，自觉非常懊悔。其实家人并没有责怪我，这使我更内疚。这也显明了家人的爱。

最近母亲也提醒我，在脸书的范围需要极度的慎言，尤其是有关自己的情绪，愤怒与哀伤。姑妈则说，我可以在脸书上发表自己的文章，这样可以累积一些读者。我喜欢阅读与撰写，最近我的文章〈需要的是认同与爱护〉在《星洲日报》【星云】版刊登出来，父母都十分高兴，而我的姑妈也不断鼓励我往这方面发展，我把已发表的文章放上了脸书，这样就善用这网络传媒了。

母亲对我是特别操心的，弟弟优秀，我看来平凡，不善于人际，又曾多年忧郁，我必定令她担心挂虑。妈妈也常鼓励我多读经祷告，凡事仰望神，不要气馁，也不要太在意人的眼光，不然就很容易受伤。她曾对我说：“不要在旷野逗留太久，不要在困境里老是兜圈，要想法子走出来。”

我的弟弟是一名精通吉他的专业老师，对于音乐乐器的知识颇有研究。其实，父母对我们采用的是自由开放的教育模式。孩子们的需要与喜好，他们都非常认同与接纳，也不断鼓励，从不偏待，都个别全心全意的爱护。虽然我们的学历都不高，但他们相信我们都各有自己的前程，并没有高下之分。

我和弟弟除了在音乐上的同好，小时候也有很多趣事。我都津津有味的回溯着。记得每当家里停电时，我们都会亮起电筒，玩着小孩最爱的游戏。我们把电筒照向墙壁，向着墙壁做手影。原来快乐那么简单，我们用尽力气填满时间。不亦乐乎。平凡就是幸福。

我恍惚中听见一首温情歌曲，〈手手同脚〉：

还记得小小年纪松开我的手迷失的你在人群里看见你一边哭泣手还握着冰淇淋
有时候难过生气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
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
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一个温室里
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唯一的唯一
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踏着彼此梦想前进
路上偶尔风吹雨淋也要抓紧你的手
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相知相惜相依为命
别忘记之间的约定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
现在我唱这首歌曲给我最亲爱的弟弟
在我未来生命之旅要和你手手同脚的走下去
歌曲的旋律简单，歌词深刻动容。小小的温室里，住着两个年纪相仿的兄弟，我们都是同一屋檐下，彼此相知相惜的两兄弟。我们彼此之间，有过意见不合的争辩，有过彼此之间的冷漠对话。但我们都是两兄弟，彼此间的互动从不缺乏。

其实，我很幸福，有懂得接纳我的家人，他们的包容与谅解让我深觉受宠爱，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孩子。幸福不是偶然与巧合的，更不是理所当然；幸福不适合挥霍，需要更多的相知相惜；幸福是，需要更多的呵护与珍惜。

回忆里，生日是最爱的日子，母亲曾亲自画一张有花有树有动物的生日卡，虽然只是一张看来普通的卡片。但是上面有母亲的叮咛，盼望我可以自爱向上成为一个好孩子。其实，孩子在父母心目中都是最棒的，因为爱的缘故。

妈妈， 母亲节快乐！



文：張寶璋

天長地久

那天夜里终于把你们送我的龙应台《天长地久》读完，掩卷之际，不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我没本领写书评，也无法探讨什么写作技巧，虽然龙应台的文笔真的是富于文采、善于修辞、更充满知性。我只是盼望能描绘我读这本书时内心的悸动。

我不期然的又想起刚过世的母亲。龙应台字里行间描绘照顾失智母亲的那一份无法言喻的心情，我想，我应该懂。我的母亲没有失智，她老人家是死于脑癌，前后5个月，她就走了。母亲生前许多大小事，一般上都由我处理。即便在她患病期间，我有在她身边照料她，然而，我还是忍不住，在夜阑人静时，听到自己内心有一个声音，在问：你真做到最好了吗？每一思及，眼泪就按捺不住簌簌滴下。

在母亲离世后，我出奇的冷静和理智，似乎不怎么感到悲伤，只知道心中有万般不舍。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都让我联想起母亲。我有一种空荡的感觉，是的，我们都是没有妈妈的孩子了。龙应台毅然放下一切，搬到乡下照顾母亲，让人惆怅的是，老母亲已认不出她了，真是情何以堪。可是作者依然甘之如飴，照顾母亲的起居饮食，然后开始写书。也许，文字对作者来说是最好的表达工具，她的文学修养，加上真实情感，让她写来游刃有余。

作者在问：“现在你们步履蹒跚、不言不语了——我们，可以给你们什么呢？”是的，母亲，在我意识模糊、缠绵病榻的时刻，您的不离不弃、无怨无悔，那一份恩情，我无以为报。试问，我可以给您什么呢？龙应台的书写给每一个跟时间赛跑的儿女，那亲不待的遗憾是无法弥补的。

母亲，什么是天长地久？是晚饭后，和妹妹推着轮椅，带您到屋外散步，吹着晚风，播着优管里的老歌的时候？还是您最后一个中秋节，儿孙围绕您身边，轮流跟您合照，手机不断“咔嚓”的那一刹那，也许，您终于在救护车护送回家，躺在您的床榻上，静静的撒手道别，那一个似乎停顿的时间空间，莫非就是我们的大长地久？母亲啊！

生有时，死有时。冥冥中的主宰让一切缘起，亦让一切缘灭。母亲，我们在尘世一起的日子，与他日在天国的相聚，就是我们的天长地久。且让我抓住神的应许，许我们在那遥远的天国，我们不再有眼泪，只有欢笑。母亲，你说好吗？

